

白云在吾望

旧年未觉

□邢晔

人生过了半程,才关注起大暑这个节气。旧年四季周延,却几乎不曾留意过,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时节。

大暑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。每年时候一到,自然感觉热、知道热、应对热。这热,却不过是一道容易忽略的背景,未及萦怀,就淹没在时光的流转中。

幼时的冰棒与蒲扇自不必说,至今我仍记得那甜蜜与清凉。少年的侠客梦最能消磨酷暑,满园飞奔的身影不晓得撞散了多少萤火与亲邻戏谑的目光。二十来岁时颇为拮据,朋友拖来一台破旧的窗式空调机,热烈的轰鸣更是多涌出几分热浪。而立之后是漫长的闭目飞行,没有星星,也没有月亮,网络、空调、银行账号让整个世界瘦成了最单调的模样。

幼时不知巧与拙,少年不识愁滋味,青春时耽于情爱与安身,到了中年又周旋于立命、子息与亲老之间,竟是未给自己剩下半分自在的张望。

现在想来,大暑曾经无数次包围过我、碰撞过我,比如那些隽永的诗词与文句,但倘若夏天向晚温热的风,吹便吹过,不待过耳,就渗进周遭介于耐烦与不耐烦之间的恢恢空气里。

文人最尴尬的事不过如此,四十年前曾浏览,此句旧识如初见。早年一读而过的诗,而今才坐得下来细细品味。

都说“唐诗宋词元曲”,写大暑,唐代诗人却乏善可陈。仅诗才惊世、德性存疑的白居易有一首大略相近的《销暑》,写得清空明净:“何以销烦暑,端居一院中。眼前无长物,窗下有清风。热散由心静,凉生为室空。此时身自得,难更与人同。”

倒是宋代诗人写大暑,最多、最好、最动人。“直谏他人不敢言”的北宋状元、诗人彭汝砺写过两首“大暑”,深感“赤日暴形骸,毛发几焦秃”“水风鼓炎热,如坐蒸炊上”,但他依然甘于“驱车冒炎酷”,只因“义命有固然,勤劳不为辱”。他的一生,“行矣难少留,白云在吾望”。

羸弱、犹疑而最终极致刚烈的南宋,更是有不少诗人,笔指天道、世情与人心。

南宋诗人曾几写过大暑:“赤日几时过,清风无处寻。经书聊枕藉,瓜李漫浮沉。”抒情遣兴,娴雅清淡,瓜李在沁凉中的浮浮沉沉,隐喻着古代淡泊文人不甘寂寞的一生。在曾几的学生、壮怀激烈的爱国诗人陆游眼中,大暑的天气极为酷烈,“赫日炎威岂易摧,火云压屋正崔嵬”,但再高的温度也挡不住陆游对沦陷故土的向往,他曾留遗嘱“王师北定中原日,家祭无忘告乃翁”,此时望河朔,“细思残暑能多少,夜夜常占斗柄回”。与陆游、杨万里、范成大并称为“南宋四大诗人”的尤袤则写出了别样的滋味:“清风不肯来,烈日不肯暮。”两个“不肯”,道尽了这位有梦者“一官走王事,三伏在道途”的坚韧与矛盾。

清代,诗道没落,文人难堪。对于大暑,民间有“小暑大暑,上蒸下煮”“大暑前后,热死泥鳅”等叫人沮丧的现实主义描摹;到文人那里,就只能努力追求“闲情偶寄”,然而一点点艰辛与困厄,就让他们的人文句里充满了灰败与绝望。文学家、戏剧家李渔如是如皋人,才华横溢,多姿多彩,可惜生于没落的明末、暴虐的清初,只能戮力求生,在凡俗日常间践行东方美学。在他的生活中,“一岁难过之关,惟有三伏,精神之耗,疾病之生,死亡之至,皆由于此。”他是如此认同这样一句俗语:“过得七月半,便是铁罗汉。”于他而言,“九夏则神耗气索,力难支持”,只能追欢逐乐,“如其不乐,则劳神役形,如火益热,是与性命为仇矣。”他追求美好,内心却如残荷。

再美的残荷,也少了生气。李渔“难过”的体验与情感,自然不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名句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”,也不如他的另一句诗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。哪怕是凡俗感受,杨万里也比惯于哀叹的李渔更为高远,“夜热依然午热同,开门小立月明中”,这个热得睡不着的人,把自己打开,走进明月的怀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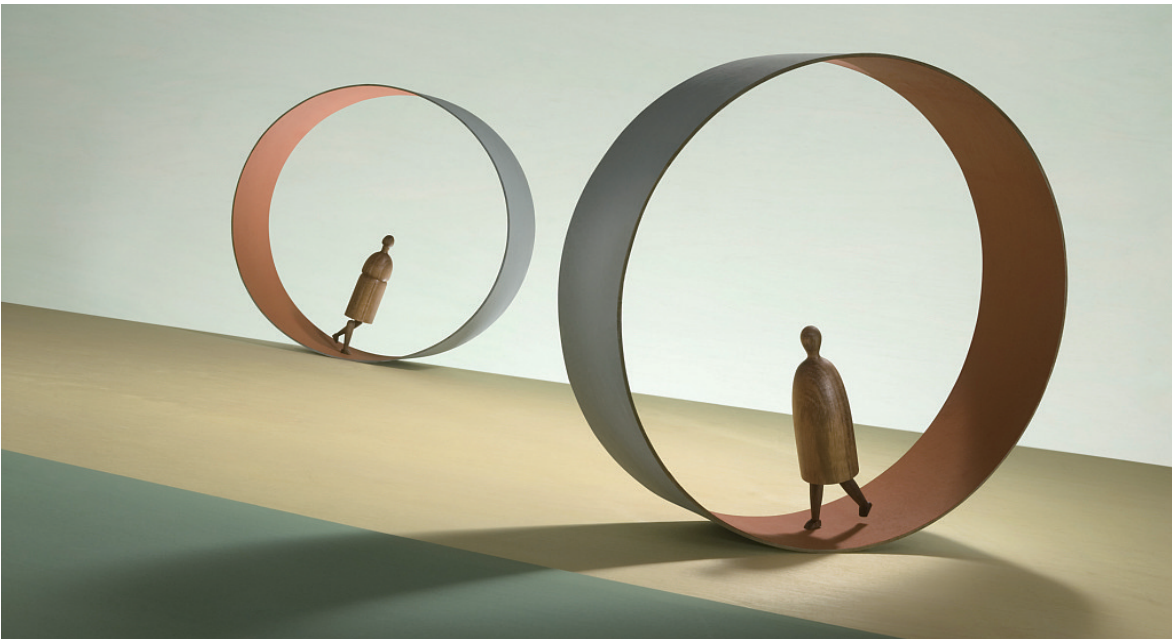
四十年后读大暑,此刻,不由想起自己几年前的一首《大暑》,其中有这样的句子:“就算着了火,仓皇的心也要保持平衡。”

正如此诗,人的一生中,会有许多不堪、仓皇与离乱,但从来都不应失去坚持、平衡与想象。

苦夏尤需坚守,人生莫待秋凉。

汗一颗一颗,是润泽的珍珠,璀璨前行的背影;不要是那苦涩的沙子,在踟蹰与停滞中,咯得你心疼。

大暑,正宜前行,白云吾望。



总会回来

□崔立

日子才回。他笑笑,反正终归是要回来的。

真正确定了关系。却也不好。她翻他的手机,无意间翻到了一个女人的号码,出现的频率异常高。她让他做解释。他看她认真的样,不禁有些疼爱地说,傻瓜,我就爱你一个,那个女人只是我同事。她却不依不饶,非得让他说出个一二三四。他只好再次澄清。一点一滴地叙述,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。

她时常和一些男人出去吃饭。他原本是不在意的。一次,他实在忍不住提起,问那些男人到底是什么人?她满脸不在乎,还冷冷地回答,你问这干吗?不放心我?想管我?他苦笑,说,问问总可以吧?不可以。那只能证明你不相信我!她忽然变得蛮不讲理。他皱眉,说算了,不说了。至此不欢而散。几天没联系。

再次通话,是一个月后,他打的电话。他想和她提分手,又犹豫。谁知道,她抢先说了,口吻云淡风轻:我们分手吧。他说:好。

就这么分手了?他靠在枕头上,回忆着。同学竟然推门进来:怎么样?谈成了吗?他叹了口气,说,失败了。同学感叹,我说嘛,你和他没有夫妻相的……这你也懂啊?他说。有些事是注定的!同窗摆了摆手。

真的?他不知道。他只觉得眼前有些模糊,心底空荡荡的。

不再让你哭

□舒莞

等人一再善意提醒,雯雯不担心,只想赠予真心。

三

“那个男人有点坏呢,老是喊我出去吃饭,还动手动脚!”舒莞知道雯雯说的的是一个供货商,是个富二代。“那家伙,哎,惹不起躲得起。”舒莞不是怕,是不想惹事。“我是你女友。你不担心他揩油?”雯雯急得直跺脚,不看他。“再攒点钱,咱闪人。行不?”

雯雯觉得自己是那么无条件爱着舒莞,可舒莞的心思,很多时候,她却不能看透。想到这一点,雯雯不伤心是不可能的。更让雯雯警觉的是,她无意中看到老板妹妹,就是那个娇嗲嗲的雁儿,扯着舒莞胳膊。雯雯心一沉。

那些天,雯雯故意不见舒莞。可让她气愤的是,舒莞也不找她!“会不会,像小姐妹们说的,我的真心,却喂了一条白眼狼?”雯雯不知不觉中,已然起疑。

舒莞利用业余补习,考上省城职业大学。这一消息传出,众人震惊。雯雯却最后一个知道。那天,舒莞整理好行囊要走。送他的,居然是雁儿!那一刻,雯雯从头到脚,凉透。

“你知道,几年的学费书费生活费很贵。”舒莞不敢看雯雯,低着头说,“雁儿想帮我。哦,对了,欠你的钱,我会打到你账上……”

四

那个富二代抓住机会向雯雯疯狂示爱。雯雯呢,带着报复舒莞的心理,和富二代开始交往……可两人约会时,雯雯想到的却总是舒莞。失魂落魄的雯雯骑着舒莞留给她的电动车外出,一不小心摔落一个施工坑道,不省人事。

雯雯醒来时,看到坐在她床畔的,却是一脸忧色的舒莞!雯雯扭过头。只是,不争气的泪,却拼命流!

“对不起!是我忘恩负义,是我胡乱终弃,是我没有人性!”一脸憔悴的舒莞一把握紧雯雯的手,不敢再松开,“到了省城,我没有一个夜晚睡实过!我想清楚了,我可以没有未来,没有一切,但是,不能没有你!”

两个人,就那么静静地僵持着。雯雯一次次想缩回自己的手,可是,舒莞攥得太紧太紧,根本就挣不脱。

富二代抱着一大堆礼物推门而入。看见眼前这一幕,他傻了,似乎又懂了。他无奈地放下手中礼品,返身悄然离去。

雯雯住院半月,舒莞陪护她半月。雯雯不曾搭理他,可是,给他的脸色却好看许多。

“雁儿咋办?”雯雯问。“我勤工俭学,钱已还她!”舒莞答。雯雯

又哭,舒莞一见,边替她擦边说:“我们不哭了,好吗!”

最初是因为一个美丽的向往。

毕业四年,他忽然发现了她的好,说不清的感觉。和另一个同学说起时,同学一脸的漫不经心。又说,你和她?不可能。下了判决书一般,那么决绝。他急不可耐地问,为什么这么认为呢?说说你的理由……同窗说,没有理由,只是感觉。

又是感觉!就像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了她的好。他摇摇头说,我还是想试试。他似乎下定了决心。

如此,便开始他的愚公生涯。他专注于跑动在她的视线中,虽然明知是那般的无望与艰难。去她那一趟,来回是三个小时的车程,但他依然孜孜不倦。

她没有给他多好的脸色,一次一次勉强应付着。他没有退缩,满脸疲惫,却还是兴冲冲地似热脸贴着她的冷屁股。可她对待他,像对待其他人那样,一样的客套和牵强。

他忽然有一天表白了,她很诧异,从来没想过接受他,他却还是一门心思地想移山……这一刻,她竟然有些感动,第一次有人如此主动向她示爱,往日对他的冷淡都化成了愧疚。他递上戒指的那一刻,她竟然哭了。

他急于把这一切分享给同学,却被告知同学去了北京,有些

一

“这种男人,明摆着不懂感恩!你还不和他分手,难道还留着过年?”那天,晓晴简直气急败坏。雯雯呢,一如既往的苦笑。她还真是无法辩驳。因为爱吗?不要说是晓晴,就是其他的小姐妹,个个都众口一词,笑话雯雯找男友结果把自己倒贴进去。嗯,找了个赔钱货!

雯雯那个姐妹们眼里“不争气”的男友,名叫舒莞。雯雯知道众人对舒莞不屑,替她不值。雯雯有时也觉着,她喜欢上舒莞,还真是鬼迷心窍。

雯雯家境不富裕,从穷乡僻壤来到这座城市挣钱养活自己,和一帮小姐妹到处跑,哪里好赚钱就往哪里转。

“丢了就丢了。别哭,我的电动车给你!”那天,雯雯的自行车在厂外失窃,正难过,同厂的舒莞看见暗自垂泪的雯雯,扯了扯她的衣袖,将电动车钥匙塞给了她。

舒莞说,他最见不得女孩子哭。雯雯心弦顿时被拨动。

二

舒莞的家境,哎,说起来比雯雯还糟:母亲多病,父亲身体不佳长年在外打工;一个姐姐远嫁他乡过得不如意,妹妹呢,还小……可想而知,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谈恋爱,不轻松。

这两人虽然家境不堪,但模样却都出色:雯雯娇娇俏俏水灵灵,多少男孩子私下打她的主意;舒莞呢,虽说身子有些个弱、少些阳刚,可凭着一张脸酷似鹿晗,吸粉不少。

经济再拮据,雯雯也能熬。她就觉着,只要舒莞真爱她就好,而且,只要他一心一意,她就眼定他。不管怎样,都不变心!

雯雯是服装厂打样工,就是做成衣样品,是个技术活儿;舒莞是厂里电工兼仓库保管员,工资不太高,人轻松。

“你妈看病急用钱,比我负担重,这些钱你先拿去补贴家用!”雯雯每月工资净到手现金也就4000出头;这些钱,她只留下若干生活费,其余的全资助了舒莞。

“这,这,这咋行?”舒莞急红了脸。“钱不重要。你要对我好!”雯雯一脸娇羞。

雯雯认定舒莞。她心里还藏着个不想与人分享的秘密。那就是,她看出舒莞和其他年轻人不一样,好学、上进!

“你为啥总在宿舍里看书,从不和老乡打牌呀、去网吧呀?”那天,两人在路边大排档吃快餐,雯雯一边将碗里几片肉往舒莞碗里拨,一边故意问。“不想一辈子打工!得换个活法儿。”舒莞坦言。

“这样对舒莞倒贴,你就不怕他将来出息了攀高枝?”对晓晴